

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的关系： 学习效能感的作用

程翠萍¹，张雪扬¹，邹小英²

(1.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065；

2. 重庆市第一一〇中学校，重庆 400067)

摘要：为了解小学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效能感在二者之间的作用，选取重庆市339名小学4~6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测量该群体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状况。结果表明：小学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这启示小学教师要有意识加强小学生的同伴支持，提高其学习效能感，进而帮助其形成积极的学业情绪。

关键词：小学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学习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G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4-0097-07

一、问题提出

良好的情绪状态是衡量身心健康的标准之一。在儿童成长阶段，情绪在儿童的学习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良好的同伴支持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保障。同伴交往是小学儿童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能否得到同伴的支持是儿童自我概念肯定和人格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一) 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的关系

同伴关系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伴是儿童进入小学后，日常生活中最经常接触与交往的人。德国心理学家Pekrun等人^[1]提出的“控制—价值”理论认为，环境变量作为外部相关因素通过认知评价体系对学业情绪产生影响。根据这一理论，同伴支持作为学校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对小学生的学业情绪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同伴支持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充当榜样作用，来影响儿童的行为和人格发展^[2]。作为一种外部支持和帮助，同伴的支持于儿童而言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资源^[3]，班级里同伴间的相互支持可以传递积极或消极的学习情绪^[4]。

所谓同伴支持是指基于相似心理健康状态的互

助性行为^[5]，学业情绪即学生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与学业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6]。学业情绪与学生在学过程中体验到的学习内容、学习风格以及学习效果密切相关^[7]，调动学生积极的学业情绪，有助于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增强其学习主动性，逐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8]。学业情绪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同伴支持是影响学生学业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学校生活中，学生与同伴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很可能作为学业情绪的组成部分而被带入其学习活动中，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9]。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积极的学业情绪与获取的同伴支持程度高度相关，友情中的同伴支持对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和社交能力具有重要作用^[10]。此外，同伴支持可预测活动中的心理发展以及愉快的情绪经历^[11]，在同伴或亲密朋友的陪伴下，青少年参与活动的可能性更高，这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自尊心^[12]，带给学生更积极的情绪体验。因此，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同伴支持与学生的学业情绪具有一定关系，但同伴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探究。

(二) 学习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小学儿童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培

收稿日期：2023-03-29

基金项目：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师范生沟通素养增值评价的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JG202338)

作者简介：程翠萍，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张雪扬，研究方向：小学教育；邹小英，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

养其学习效能感的黄金阶段。学习效能感是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主观推测或判断^[13],学习效能感越强,儿童在学业方面的自信心则越强,其自我监控学习行为的水平则越高^[14]。Pekrun^[15]在“控制—价值”理论中提出,学习效能感作为认知评价体系中自我效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学业情绪产生的重要前因。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效能感与其学业情绪显著相关,学习效能感与积极学业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学业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16]。学生的学习效能感水平越高,挑战学习任务的动力则越强,同时还能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减少其焦虑,提高学习效果。而积极的学业情绪可以带给学生成功的体验,促进学生形成高水平的学习效能感;相反,消极的学业情绪会使学生对自我能力产生怀疑,降低其学习效能感^[17]。学习效能感作为内部影响因素对学习情绪产生影响^[18],而同伴支持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对学习情绪产生影响。由此,学习效能感可能在外环境变量即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小学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现状出发,并通过统计分析考察小学儿童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的关系,揭示学习效能感在其中的可能作用,这对小学教师增进小学儿童积极的学业情绪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实际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以重庆市涪陵区某小学4~6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50份,整理并剔除未完全作答的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39份,有效率96.9%。其中:男生166人,女生173人;4~6年级学生分别为132人、103人、104人。

(二) 测量工具

1. 同伴支持量表

采用陈妮娅修订的《同伴支持问卷》^[19]。共8个题目,题项涉及的支持来源为朋友和同学,分为相处情况(4个题目)、支持程度(4个题目)两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获得的同伴支持越多。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34,同伴支持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175、0.805。

2. 学业情绪量表

采用王妍编制的《小学生学业情绪问卷》^[20]对小学儿童的学业情绪进行评估。共34个题目,分为积极高唤醒(8个题目)、积极低唤醒(6个题目)、消

极高唤醒(8个题目)、消极低唤醒(12个题目)4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制,分数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本研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08,学业情绪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83、0.773、0.847、0.905。

3. 学习效能感量表

采用梁宇颂和周宗奎编制的《学习效能感问卷》^[21]。共22个题目,分为学习能力效能感(11个题目)和学习行为效能感(11个题目)两个维度。在此问卷基础上,对该量表个别词语进行了适童化修订。采用5级评分制,分数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0,学习效能感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928、0.802。

(三) 研究程序

中高段小学生对问卷具备较为清晰的认识,因此选取4~6年级小学生进行测试。作答前征得班主任及家长同意,并由班主任讲解注意事项,强调此次问卷结果只用于论文研究,保证答案无对错之分,所有题目不会和在校成绩有任何联系,承诺保密性,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如实作答。问卷发放15分钟后回收问卷,汇总后筛选有效问卷,整理并录入相关数据,最后使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 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1结果可知,同伴支持两个维度的均值皆高于2.9,表明被试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中等水平。进一步发现,两个维度的偏度分别为-0.239、-0.437,峰度分别为-0.746、-0.437,说明研究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分别为0.705、0.740,整体波动程度较小,说明被试情况较为稳定。

学业情绪各研究变量的均值介于2.770~3.719,说明被试在这4个维度中处于中高水平。此外,各研究变量的偏度介于-0.120~0.359,峰度介于-0.528~-0.054,说明研究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介于0.735~0.913之间,整体波动程度较小,说明4~6年级儿童学业情绪总体良好。

学习效能感两个维度的均值皆高于3.5,表明被试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中高等水平,且两个维度的偏度分别为-0.316、0.536,峰度分别为-0.351、0.012,说明研究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分别为0.818、0.671,整体波动程度较小,说明4~6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总体良好。

表1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描述性统计 ($N=339$)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同伴支持	1.000	4.000	2.945	0.643	-0.334	-0.546
相处情况	1.000	4.000	2.943	0.705	-0.239	-0.746
支持程度	1.000	4.000	2.954	0.740	-0.437	-0.437
学业情绪	1.590	5.000	3.194	0.621	0.740	1.215
积极高唤醒	1.630	5.000	3.719	0.735	-0.120	-0.528
积极低唤醒	1.500	5.000	3.493	0.785	0.082	-0.476
消极高唤醒	1.000	5.000	3.081	0.913	0.016	-0.261
消极低唤醒	1.000	5.000	2.770	0.913	0.359	-0.054
学习效能感	1.545	5.000	3.632	0.681	0.064	-0.335
学习能力效能感	1.182	5.000	3.738	0.818	-0.316	-0.351
学习行为效能感	1.545	5.000	3.526	0.671	0.536	0.012

(二)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差异检验

1.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

为探寻小学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是否会根据性别不同产生差异,此次研究将性别作为自变量,分别将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两个维度、学业情绪4 个维度和学习效能感两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对量表所得的测验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表2 的分析结果显示,小学4~6 年级儿童男生和女生在同伴支持相处情况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别差异($p<0.05$),总体分析,男生在同伴支持及其两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女生,但差异并不显著,表明性别不会对小学4~6 年级儿童的同伴支持产生影响。小学4~6 年级儿童男生和女生在学业情绪消极高唤醒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别差异($p<0.05$),总体分析,男生在积极高唤醒和积极低唤醒两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女生,在消极高唤醒和消极低唤醒两个维度上得分均低于女生,表明男生于女生而言积极类学业情绪偏多,消极类学业情绪偏少。小学4~6 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的两个维度不具有显著性别差异($p>0.05$),男生、女生的学习效能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性别不会对小学4~6 年级儿童的学习效能感产生影响。但女生在学习效能感的两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男生,表明女生的学习效能感较男生而言偏强。

2. 各变量的年级差异

为探寻年级是否会使小学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产生差异,此次研究将年级作为自变量,分别将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

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各维度作为因变量,对量表所得的测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表2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检验 ($N=339$)

	性别 $M \pm SD$		t
	男生 ($N=166$)	女生 ($N=173$)	
同伴支持	3.002 $\pm$ 0.631	2.897 $\pm$ 0.652	1.513
相处情况	3.023 $\pm$ 0.672	2.867 $\pm$ 0.729	2.041 *
支持程度	2.982 $\pm$ 0.754	2.926 $\pm$ 0.727	0.691
学业情绪	3.163 $\pm$ 0.565	3.224 $\pm$ 0.671	-0.907
积极高唤醒	3.794 $\pm$ 0.701	3.647 $\pm$ 0.762	1.847
积极低唤醒	3.537 $\pm$ 0.761	3.450 $\pm$ 0.808	1.023
消极高唤醒	2.975 $\pm$ 0.874	3.183 $\pm$ 0.940	-2.104 *
消极低唤醒	2.680 $\pm$ 0.875	2.857 $\pm$ 0.942	-1.789
学习效能感	3.601 $\pm$ 0.651	3.662 $\pm$ 0.709	-0.829
学习能力效能感	3.709 $\pm$ 0.822	3.766 $\pm$ 0.814	-0.641
学习行为效能感	3.492 $\pm$ 0.619	3.558 $\pm$ 0.717	-0.902

注: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下同。

表3 的分析结果显示,小学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及各维度具有显著年级差异($p<0.01$)。由事后检验结果可知,在相处情况和支持程度两个维度得分上,4 年级>6 年级。小学4~6 年级儿童学业情绪的3 个维度具有显著年级差异($p<0.01$)。由事后检验结果可知,在积极低唤醒维度得分上,4 年级>6 年级;在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两个维度得分上,6 年级>4 年级,6 年级>5 年级,表明高年级

的学业情绪相对低年级而言积极情绪偏少,消极情绪偏多。小学4~6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的两个维度不具有显著年级差异($p>0.05$),4~6年级儿童的学习效能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表3 各变量的年级差异检验($N=339$)

	年级 $M \pm SD$			F	事后检验
	4 年级($N=132$)	5 年级($N=103$)	6 年级($N=104$)		
同伴支持	3.092 $\pm$ 0.626	2.933 $\pm$ 0.584	2.781 $\pm$ 0.684	7.063 **	4>6,5>6
相处情况	3.087 $\pm$ 0.682	2.942 $\pm$ 0.656	2.762 $\pm$ 0.743	6.388 **	4>6
支持程度	3.097 $\pm$ 0.757	2.925 $\pm$ 0.671	2.800 $\pm$ 0.756	4.879 **	4>6
学业情绪	3.066 $\pm$ 0.550	3.111 $\pm$ 0.462	3.440 $\pm$ 0.762	12.675 **	4>6,5>6
积极高唤醒	3.088 $\pm$ 0.679	3.680 $\pm$ 0.702	3.647 $\pm$ 0.826	1.619	
积极低唤醒	3.619 $\pm$ 0.705	3.516 $\pm$ 0.755	3.309 $\pm$ 0.878	4.683 **	4>6
消极高唤醒	2.831 $\pm$ 0.883	2.950 $\pm$ 0.866	3.530 $\pm$ 0.899	20.799 **	6>4,6>5
消极低唤醒	2.452 $\pm$ 0.850	2.636 $\pm$ 0.793	3.306 $\pm$ 0.868	32.057 **	6>4,6>5
学习效能感	3.633 $\pm$ 0.600	3.655 $\pm$ 0.727	3.599 $\pm$ 0.734	0.244	
学习能力效能感	3.835 $\pm$ 0.754	3.735 $\pm$ 0.877	3.619 $\pm$ 0.826	2.041	
学习行为效能感	3.430 $\pm$ 0.580	3.595 $\pm$ 0.713	3.579 $\pm$ 0.725	2.220	

(三)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与学习效能感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1. 同伴支持、学业情绪与学习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表4的分析结果显示同伴支持及各维度与学业情绪各维度呈显著相关,同伴支持及各维度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两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两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感知到更多同伴支持的儿童有更多积极学业情绪、更

少的消极学业情绪。同伴相处情况、支持程度与学习效能感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同伴相处得越好,支持得越多,学习效能感越强。学习能力效能感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两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学习行为效能感与学业情绪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学习效能感与学业情绪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3个维度亦呈显著正相关,总体表明学习效能感越强,学生学业情绪越积极。

表4 同伴支持、学业情绪与学习效能感相关分析($N=33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同伴支持	1										
2. 相处情况	0.885 **	1									
3. 支持程度	0.896 **	0.587 **	1								
4. 学业情绪	-0.067	-0.056	-0.062	1							
5. 积极高唤醒	0.193 **	0.187 **	0.157 **	0.629 **	1						
6. 积极低唤醒	0.386 **	0.389 **	0.301 **	0.336 **	0.544 **	1					
7. 消极高唤醒	-0.208 **	-0.219 **	-0.153 **	0.875 **	0.332 **	-0.026	1				
8. 消极低唤醒	-0.260 **	-0.230 **	-0.232 **	0.862 **	0.221 **	-0.057	0.854 **	1			
9. 学习效能感	0.319 **	0.278 **	0.290 **	0.381 **	0.479 **	0.690 **	0.127 *	0.095	1		
10. 学习能力效能感	0.349 **	0.282 **	0.339 **	0.240 **	0.467 **	0.682 **	-0.001	-0.080	0.931 **	1	
11. 学习行为效能感	0.222 **	0.221 **	0.176 **	0.480 **	0.405 **	0.571 **	0.258 **	0.291 **	0.896 **	0.673 **	1

2. 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考察4~6 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

与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机制,本研究将同伴支持作为自变量,将学业情绪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消极高唤醒3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将学习效能感作为

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进一步分析4~6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同伴支持对积极高唤醒($\beta = 0.193, p < 0.01$)、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beta = 0.385, p < 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高唤醒($\beta = -0.208, p < 0.01$)、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beta = -0.260, p < 0.01$)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将学习效能感纳入回归方程后,同伴支持对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再显著($\beta = 0.465, p > 0.05$),同伴支持正向预测学习效能感($\beta = 0.319, p < 0.01$),学习效能感正向预测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beta = 0.465, p < 0.01$)。中介效应 $ab = 0.169$, Boot SE = 0.028, 95% 的置信区间为[0.095, 0.206],说明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同伴支持对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eta = 0.184, p < 0.01$),同伴支持正向预测学习效能感($\beta = 0.319, p < 0.01$),学习效能感正向预测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beta = 0.632, p < 0.01$)。中介效应 $ab = 0.246$, Boot SE = 0.033, 95% 的置信区间为[0.137, 0.266],说明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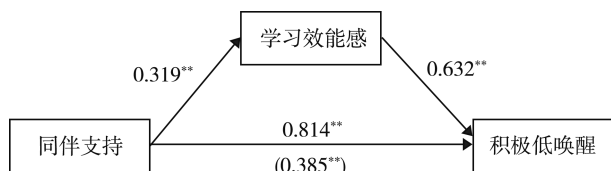


图1 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N = 339$)

同伴支持对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eta = -0.276, p < 0.01$),同伴支持正向预测学习效能感($\beta = 0.319, p < 0.01$),学习效能感正向预测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beta = 0.215, p < 0.01$)。中介效应 $ab = 0.097$, Boot SE = 0.024, 95% 的置信区间为[0.025, 0.120],说明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之间起遮掩作用。

四、讨论

(一)4~6年级儿童的同伴支持、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小学4~6年级儿童的学习效能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而学业情绪和学习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显著。

4年级儿童的同伴支持(相处情况、支持程度)

显著高于6年级,这可能与4年级学生有着更多的共同经历和相似的智力水平有关,因此他们之间的信任可能会更加密切。此外,4年级儿童可能因为更容易受到影响而通过同伴支持来获得更多的帮助和安全感,他们也更容易相处,不易受到旁人的干扰。由于4年级儿童的年龄、社交技巧比6年级发展得更快,因此他们更容易理解、同情和容忍,更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同伴支持。与此同时,6年级学习竞争较为激烈,学生可能会害怕失败,不太愿意和同伴分享自己的目标,也就减少了同伴之间的交流,从而获取的同伴支持较少。

4年级的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显著高于6年级。一般而言,4年级儿童处于学习发展的高峰期,一方面他们在认知、情绪等方面发展速度较快,另一方面他们更容易理解新知识和接受新事物,因此4年级儿童的学习态度会比6年级儿童更加积极。此外,4年级儿童更易受到影响,他们往往会从同伴或教师中获得积极的学业情绪。同时,6年级的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显著高于4年级和5年级。这一结果与张伟成、孙继薇的研究结果一致^[22]。6年级学生能力的发展已接近于高峰水平,且凝聚力相对较弱,消极情绪较多,可能会因为重复的周期性学习而感到枯燥乏味,也更易受到考试成绩压力的影响,故更容易产生焦虑等消极学业情绪。

(二)4~6年级儿童的同伴支持和学业情绪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小学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呈显著相关,其中同伴支持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类学业情绪显著正相关,而同伴支持与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消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作为环境变量,儿童同伴支持会像教师期待、教师支持一样影响学生的学业情绪。感知到越多同伴支持的学生拥有越多积极的学业情绪、越少消极的学业情绪,即与同伴相处得越好,得到同伴的支持越多,学生体验到的学业情绪越积极,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越少。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3]。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4~6年级儿童的学习效能感与学业情绪总体上呈显著正相关,即学习效能感越高的儿童拥有更积极的学业情绪,感知到越高同伴支持的儿童也会拥有更高的学习效能感,但学习效能感与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存在弱相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儿童的学习行为效能感越高,对自己的学习行为判断越强,导致与学习任务的完成度和满意度形成的落差较大,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学业情绪。

(三)4~6 年级儿童学习效能感在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关系中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探索 4~6 年级儿童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发现同伴支持既可以直接预测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积极类的学业情绪,也可以通过学习效能感间接预测积极类学业情绪。这表明学习效能感在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成果一致^[24]。在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消极类学业情绪中,同伴支持与消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但同伴支持不能通过学习效能感直接或间接预测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表明学习效能感在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导致同伴支持对两类学业情绪作用不同的原因,可能与积极类学业情绪和消极类学业情绪的组成因子有关。相关研究表示消极类的学业情绪与愤怒、羞耻等其他负面情绪不同^[25],它并不是与积极类学业情绪完全相对的,消极类学业情绪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体验,因此学习效能感这一变量在同伴支持与儿童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中介作用并不显著。但是,俞国良和董妍^[26]的研究表明积极类学业情绪作为一种愉快的经历体验,可以直接被外界环境即同伴支持引发。因此,学习效能感在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在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四)教育启示

通过对小学 4~6 年级儿童同伴支持、学业情绪与学习效能感的研究,验证了同伴支持与学习效能感对积极类学业情绪的作用。学生主要的学习活动是理解、掌握和应用知识,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同伴支持和学习效能感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业情绪,还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鉴于同伴支持、学习效能感对积极类学业情绪的影响,学校、教师和家长应有意识地加强儿童同伴支持并提高儿童学习效能感。

1. 加强同伴交往,增强同伴支持

本研究结果及以往研究结果显示,小学儿童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并且同伴支持对儿童学业情绪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伴支持在小学儿童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儿童建立自信心,增强社交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研究结果显示,同伴支持在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之间作用存在着差异。因此,学校和家长应当为儿童加强同伴支持提供适当帮助。

首先,教育者应当重视女生的同伴支持。男生在同伴支持方面表现优于女生,这可能与男生更强的集体意识和社交技巧,女生在同伴关系方面的需求更加单一,更取决于自身性别特征有关。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女生的集体意识,鼓励女生积极参与团队活动,培养女生的社交能力和情感沟通技巧,提高女生自我肯定感和自信心。

其次,年级差异也是同伴支持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4 年级儿童比 6 年级儿童更容易与同性别、同年级的同伴建立亲密关系。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们的关系圈逐渐扩大,接触的人群更加多样化,同伴关系也相对趋于松散。因此,学校和家长不仅要满足儿童年龄特征对同伴支持的不同需求,还应该逐步引导儿童适应年龄的变化,与他人建立更多样化的社交关系。

最后,同伴支持对儿童的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有不同的影响。同伴支持能够促进儿童积极学业情绪的产生,如自我肯定感、自信心、自我约束和动机等。除此之外,同伴支持还能够减少儿童消极学业情绪的出现,如负面情绪、压力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因此,教师和家长应鼓励儿童培养良好的同伴支持能力,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提高同伴之间的支持力度,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总之,同伴支持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集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供有效措施帮助儿童提高同伴支持的程度,让儿童感受到彼此的关爱和支持,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2. 加强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效能感

良好的学习效能感能够促进学习者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以及更高的自我满足感。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学习效能感方面更具优势,而 4、5 年级的学生相较于 6 年级学生更易培养出良好的学习效能感。学习效能感能够影响学习者对学习任务的投入和积极性,从而对学习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女生在学习效能感方面表现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对细节的关注和思考能力有关,也可能与女生更有耐心、更善于合作学习有关。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发现每位学生的特点,不应过度强调性别差异,而应为每位学生提供贴合其个人特点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通过制造成功体验、提高学习者的成功体验、建立适应性教学情境等方式来提高儿童学习效能感。

其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求有差异。4、5 年级儿童更容易从外在因素中获取自信与信心,如教师的鼓励、家庭的支持。而 6 年级儿童则更加注重

内在因素,如自身努力、学习策略的运用。这可能与4、5年级学生处于基础阶段内容较为简单,而6年级的学习任务相对较复杂有关。儿童的焦虑心理会影响学习效能感,基于此,教师可以在教学内容设计上考虑年级特点,加强基础知识的巩固,缓解学生的不安情绪,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优势和进步,使其在学习中保持自信与积极性。

另外,学习效能感对促进儿童积极学业情绪具有积极意义。学习效能感的增强能够帮助儿童树立自信,减少学习焦虑,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机,从而对儿童的学习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教师应该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提高其学习效能感。总之,了解儿童的学习效能感特点,提高儿童学习效能感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可以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学习心态,养成积极学业情绪,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五、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小学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学业情绪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效能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相关,与消极类学业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而学习效能感在4~6年级儿童同伴支持与积极类学业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在同伴支持与消极类学业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参考文献:

- [1] PEKRUN R, THOMAS G, WOLFFRAM T, etc. 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2, 37(2): 99-105.
- [2] 古吉慧,殷堰华. 以同伴支持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J]. 宜宾学院学报, 2011(3): 114-117.
- [3] 周云,谢念姿,龙华,等. 同伴支持对青少年积极社会适应影响机制研究[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0(6): 154-156.
- [4] HENRIKA A, KIRSI P, JANNE P, etc. Socially embedded academic emotions in school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2018, 7(3): 88.
- [5] 王华,王静. 同伴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09(4): 139-141.
- [6] 董妍,俞国良.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及应用[J]. 心理学报, 2007(5): 852-860.
- [7] 季常弘,张丽莉. 浅谈情绪调节及对学生学业的影响[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3): 57-58, 62.
- [8] 郭龙健,申继亮. 学业情绪研究及对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意义[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72-76.

- [9] 徐小定,常国良. 初中生学业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特点[J]. 教育观察, 2020(43): 49-51.
- [10] 张玉静. 青少年积极情感体验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142-153.
- [11] 邱勇,朱瑜. 青少年同伴关系对锻炼态度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12): 149-152.
- [12] 王富百慧,王元超,谭芷晔. 同伴支持行为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8(5): 18-24.
- [13] 周勇,董奇. 学习动机、归因、自我效能感与学生自我监控学习行为的关系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4(3): 30-33, 15.
- [14] 储壁茜. 学生学习效能感的功效及其心理培养策略[J]. 教学与管理, 2011(36): 96-97.
- [15] PEKRUN R, ELLIOT A, MAIER M. Achievement goals and discrete achievement emotion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ospective test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6, 98(3): 583-597.
- [16] 李洁,宋尚桂.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情绪与学习适应性[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9): 1429-1431.
- [17] 林杰,刘衍玲,彭文波. 大学生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4): 89-96.
- [18] 张爽,范永强. 学生的学业情绪及其影响因素[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2(7): 58-59.
- [19] 陈妮娅. 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同伴支持、总体自我价值感的关系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 [20] 王妍. 小学生学业情绪的问卷编制与现状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9.
- [21] 梁宇颂. 大学生成就目标、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 [22] 张伟成,孙继薇. 青少年学业情绪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18(29): 308-309.
- [23] DONG Y, WANG H F, ZHU L, et al. How parental involvement influences adolescents' academic emotions from control-value theory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20, 29(1): 282-291.
- [24] LIU R D, ZHEN R, DING Y, et al. Teacher support and math engagement: role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positive emotions [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38(1): 3-16.
- [25] WIJNAND A, VAN T, IGOU E. On boredom: Lack of challenge and meaning as distinct boredom experiences [J].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12, 36(2): 181-194.
- [26] 俞国良,董妍. 学业情绪研究及其对学生发展的意义[J]. 教育研究, 2005(10): 39-43.

[责任编辑 石悦]